



編者按

今年七月，香港著名樂評人周凡夫去世，留下幾十箱音樂文獻資料，由其家人無償捐獻給香港中央圖書館音樂特藏。這些音樂資料不僅滿載了周凡夫的一生印記，也是研究了解二十世紀香港音樂史的重要參考。音樂文獻留存對於香港音樂界而言本是幸事一件，卻在不久前傳出中央圖書館因人手、空間等限制，恐怕無法保證處理時效。音樂作為城市文化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要如何留住旋律和它們背後的故事？香港音樂文獻未來之路又該如何走下去？

一張1950年音樂會節目單藏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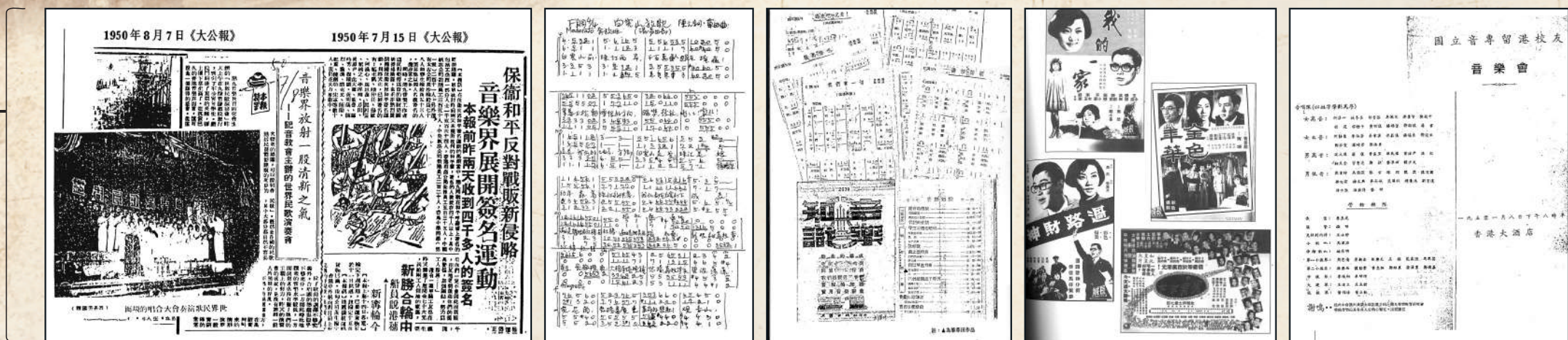
「這些資料在情感上是屬於香港的」

音樂文獻譜寫了音樂家們的人生百味，也是構築城市歷史的重要維度。本地著名樂評人周光葵在寫作其書《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期間，去到香港大學查閱音樂家黎草田相關的文獻，意外地在其留下的手稿中發現了兩份節目單，其中一張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即在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法律上之政府」兩天之後，於香港大酒店舉行的一場名為「國立音專留港校友音樂會」的節目單，參與這場音樂會的音樂人包括黎草田、陳歌辛、葉純之、費明儀等。周光葵說：「如果沒有這份文獻，我們就不會知道，早在一九五〇年，黎草田他們這班香港的愛國音樂人就已經在慶祝新中國成立了。」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部分音樂文獻

- 剪報
- 手稿
- 樂譜
- 電影海報



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的官方網站中，有一個「黎草田音樂手稿」類別，當中包括六百零一份文獻檔案，正是黎草田去世後，其太太傅月美捐贈與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除手稿外，一起捐贈的還有黎草田生前收藏的場刊、書籍等，這些文獻資料不僅映照出黎草田的一生，也是兩個人愛情故事的見證，「其實當初捐的時候也是不捨得的。」傅月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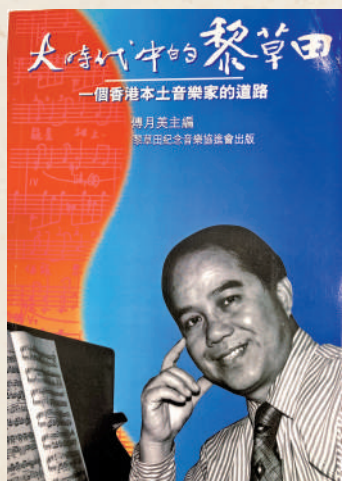
約訪傅月美之時，不巧她一位演藝學院的老友剛剛過身，她因此心情低落，推遲了半個月才整理好情緒，接受訪問。「生命真的太無常了。」她說。

文獻承載黎草田音樂人生

傅月美是個重感情的人。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傅月美在合唱團裏認識了黎草田，當時後者已經是華人地區著名的作曲家。傅月美鍾意唱歌，後來踏足戲劇界，「我的戲，草田都會幫我做音

樂、作曲，他有一些電影的歌曲也都讓我幫手唱過。」

一九九六年，黎草田去世後的第二年，面對丈夫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資料，傅月美想要將之整理、出版。整整兩年的時間，她不僅梳理了黎草田留下



《大時代中的黎草田》由傅月美耗兩年整理。

來的幾百份音樂文獻資料，還特意飛去北京拜訪同黎草田有過接觸的專家學者，如中央樂團團長、中央歌舞團團長李凌，國家教委藝術家與委員會主任、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鳳等，將其所述所憶，整理成一本洋洋灑灑近五百頁的書籍《大時代中的黎草田》。

在編撰《大時代中的黎草田》的過程中，傅月美做了一個決定，要將黎草田的這些音樂文獻資料捐出。「因為我覺得這些資料真的很珍貴。裏面有的資料已經絕版了，有的是作者簽了名以後送給草田的，當然最珍貴的還是他的手稿，那些歌，很多我當時都唱過。」面對這些見證了夫妻二人感情的手稿，傅月美自然有不捨，「但是我自己一個人收藏是沒用的，終有一日我會離開這個世界，到時候這些東西怎麼辦呢？後輩也不認識這些東西，小田（黎草田兒子）也過身了，這些東西給誰？還會不

會被人所知？我都好懷疑。」

「好過我一個人擁有它們」

忍住不捨，傅月美將手稿、相片、書冊、獎座等與黎草田相關的各種資料，分別捐給了港大圖書館、香港電影資料館以及中央圖書館。在捐贈之前，她將一些自己還會唱到的歌曲掃描了影印本留存。「我希望能在自己還可以處理這些資料的時候，公開給多點人閱覽，既方便學術研究，也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黎草田在那個時代的地位、在傳統音樂方面做的諸多貢獻。」「這些都好過我自己一個人擁有它們。」她說：「後來黃霑有一次和我說，他在港大讀博士期間從我的書裏拿到了很多資料：『還有啊，我在你的書裏看到一點東西。』我說看到了什麼？『看到了愛，你真的好愛你先生。』」講到這裏，傅月美笑意明顯。

後來包括周光葵在內，不少本地音樂人在書寫香港音樂史的時候，都參考了傅月美的這本書。周光葵提到在傅月美捐贈的這批文獻裏，有一張李凌寫給黎草田的手稿，記錄了黎草田在香港時對國家做的很多事，周光葵說，如果沒有那 hands 稿，他不知道黎草田做了這麼多貢獻。

「我很安慰，原來（這些文獻）真的有用，能夠傳承歷史，幫助研究抗戰年代作曲的風格、電影的風格，以及廣東音樂一路以來的演變。」傅月美在將這些音樂文獻資料捐出後，亦曾再度去到港大圖書館借閱，「看到這些手稿，也會有很多回憶，很多的感情湧上心頭，因為始終都是自己好愛的一個人。我相信他如果在生，人們需要這些資料的話，他也會捐出去。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部分圖片來源於《大時代中的黎草田》

香港中央圖書館「特藏文獻系列」香港音樂特藏樂譜目錄中，包含了傅月美捐贈的黎草田作品。

香港音樂特藏樂譜目錄

傅月美將丈夫黎草田生前各種音樂資料捐出。

資料圖片

周光葵著有《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

資料圖片

愁對「藏品」捐贈無門

迫於無奈

如何將這些屬於香港的音樂文獻資料更好地保留下來？為這個城市留住它的音符呢？樂評人周光葵認為，我們可能需要一個像電影資料館一樣的獨立而專門處理音樂資料的中心。

《信報財經新聞》前總編輯沈鑒治是個戲迷，生前曾以筆名「孔在齊」撰寫京劇評論，並在香港通過出書、舉行講座等方式，向大眾介紹京劇文化。沈鑒治過世前，周光葵曾給他做過口述歷史，「他的父親和他一樣是京劇的票友，因此沈先生生前收藏了很多非常珍貴的京劇資料。」周光葵提到，沈鑒治對自己所收藏的京劇資料十分寶貝，甚至連沈太太也不讓碰，「現在沈先生走了，沈太太和我說，周博士，我願意把那些東西交由你來處理。」然而，資料在美國三藩市，加之沈太太已經八十九歲，「她說她願意付錢把這些資料運回香港，因為她覺得這些東西在情感上是屬於香港的。」

然而，周光葵只能無奈回絕。「我就和她說，你拿來香港我沒有辦法給你處理，第一我沒有空間，第二沒有資質。」他遺憾地說：「現在是有一些後人，他們的長輩收藏了很多的音樂資料，長輩過世後，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去處理。」如果能有一個由非牟利專業團隊整理、為大眾服務、保留音樂資料的地方，為前輩所留下來的文獻資料，做一些整理和處理，周光葵相信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有心人在，資料也在，但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實體中心，我只能在一旁等待那一天到來。」

喚起共同回憶

灣區共融

一件件散落的音樂文獻，可以拼湊起地方乃至民族和歷史的共同回憶。樂評人周光葵從事音樂史研究，在他看來，從音樂史觀的角度而言，粵港澳自來本是一體，「比如十九世紀開始，粵劇的戲班本來就是在粵港澳地區到處演出的。」周光葵說：「一九〇四年香港太平戲院在西營盤建成，同年廣州的海珠戲院也竣工，成為了整個廣州的粵劇中心。一九二一年，廣州又索性起了一家戲院，就叫太平戲院，因為粵港的

戲班在香港演完就去廣州演，再回香港演，當時的粵劇戲迷很多，戲班的演出是沒有地理邊界的，他們演到哪裏就是那裏。」此外，他還提到香港淪陷期間的三年零八個月裏，很多粵劇大老信去到澳門清平戲院演出。「後來日本人敗走，他們和廣州的大老信都回到香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們又到廣州去參與粵劇的改革。」

粵劇是粵港澳地區文化中流淌的血脈，其影響更輻射到整個華人的戲曲和文化界。一九二二年京劇名伶梅蘭芳應香港太平戲

院邀請，率「承華社」劇團一百四十餘人赴港演出。當時的中文媒體對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報道。周光葵說，當時香港電影剛剛起步，粵劇方面也正在改革，梅蘭芳曾多次南下調研戲曲改革在粵劇方面的心得。之後，他很快便與香港的電影公司合作了《西施·羽舞》《霸王別姬·劍舞》《上元夫人·拂塵舞》《木蘭從軍·走邊》等戲曲電影。

在周光葵看來，音樂文獻的整理可以帶動大灣區的共融，通過那些正在被遺忘的粵曲，喚回兩地民眾的共同回憶。



位於西營盤的太平戲院，於一九〇四年建成。



香港太平戲院舊戲票。資料圖片